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rhotacization in the Beijing speech community

Hu, H.

Citation

Hu, H. (2022, September 21).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rhotacization in the Beijing speech community*. LOT dissertation series. LOT, Amsterdam.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464385>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icenc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clusion of doctoral thesi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3464385>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摘要

本论文旨在调查北京城市化背景下，社会、语言及语言态度等机制对语言选择和语音规范形成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研究以自然口语语音中的儿化音为对象，考察北京城市话语者在四种规范力量（城市化和移民、普通话、方言母语以及归属和认同感的表达）的制约下，儿化音选择、使用和规范的形成。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引入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并概述了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具体介绍本研究的语言和社会背景，即儿化音概述、北京话和普通话中的儿化音，以及北京言语社团、城市化和移民，并回顾了以往的相关研究。本章旨在呈现儿化音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儿化音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特殊关系，以及引起儿化音变化的社会背景。本章还对汉语中的儿化音和西方语言中元音后的 *r* (postvocalic *r*) 做了比较，指出虽然两者都出现在元音之后，但汉语的儿化音还有词汇和语法等多方面的语言特点，但从语音方面来看，还涉及音变、声调和轻化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元音后 *r* 一概而论。

第三章详细描述本论文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的方法。主要包括，被试选择的考虑因素和步骤，被试小组对话和社会语言学采访的研究设计，自然交谈中语音的收集方法，以及对话和采访的录音等内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考察北京言语社团中，不同成员在日常自然交流语音中儿化的选择和使用，以及自发的儿化语音规范的形成。因此，除了考察北京话母语者，本论文还将移民的语音作为被试对象；第二，本研究采用上述被试“与熟悉的人在熟悉的环境下交谈熟悉的话题”的语音数据收集方法。采用此方法旨在弥补前人研究中通常只考察北京母语者的儿化语音以及只收集其朗读儿化词的语音的不足。

第四章调查被试对北京言语社团的语言使用及其使用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认识，以及对儿化的使用及其使用者、儿化音的模仿及使用北京话的好处和坏处等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本章有三大主要发现。第一，被试可以指出儿化音是北京话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第二，被试可以明确感知到移民对于儿化音的模仿，但认为模仿是“生硬不自然的，不像”，并指出学说北京话并无必要；第三，总的来说，普通话，而非北京话，是北京城市中更有声望的语言变体。对于北京话有无好处或坏处的问题，多数被试指出没有好坏处。但北京话母语的青年被试表示他们会通过使用普通话来避开自身北京人的身份，如避免发出过多儿化音等。中年和老年的移民被试组中，回答这一问题则会引起被试诸如“移民勤奋有能力而北京人不努力，说北京话没什么了不起，普通话就够了”的情绪表达。而多数有卷舌音方言背景的年轻移民被试则认为说北京话可以带来好处，并要学习使用北京话；

这一看法的产生可能与其在京学习生活的时间长短、以及对于城市的认识等因素有关。

第五章探讨社会因素对自然口语语音中的儿化频次的影响。本章有三大主要发现。首先，在北京话母语者被试间，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年轻组儿化使用频次最低，老年组最高。第二，性别因素对儿化频次未发现有显著影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也无显著差异。第三，方言背景对儿化频次有显著影响，北京话母语组被试的儿化频次最高，无卷舌方言背景被试的最低；北京话母语者年轻组和有卷舌音方言背景年轻组的儿化频次没有显著性差异。本章的研究结果初步表明，1) 有卷舌方言背景年轻人受到北京话及其儿化的影响较大；2) 而北京话母语者间则呈现“去儿化”的现象。

第六章在第五章的基础上，考察社会因素对自然口语语言中的儿化类型频次的影响。本章有三大主要研究发现。第一，在北京话母语者被试间，年龄对儿化类型的频次有显著影响，年轻组比老年组低；性别对儿化类型频次没有影响。第二，性别不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性别组之间，儿化类型的频次没有显著性差异。第三，方言背景与儿化类型频次有显著影响，北京话母语组被试的最高，无卷舌方言背景被试的最低。综合第五章中整体儿化频次的研究结果，我们有三大发现。首先，方言背景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在儿化频次和类型频次上，北京话母语者均最高，无卷舌音背景的被试均最低。其次，在儿化频次上，尽管北京话母语者年轻组与有卷舌音背景年轻组无显著差异，但在儿化类型频次上，前者比后者掌握和使用更多的儿化音；这体现出有卷舌音背景年轻组受到北京话及其儿化的影响较大，但由于掌握的儿化类型有限，他们通过重复已知类型的儿化而实现儿化使用数量多频次高的目的。最后，在北京母语者内部，年轻组在儿化频次和类型频次上，均比老年组的显著性降低；这表明，“去儿化”进程正发生在北京话母语者间，北京人使用儿化的数量正在随年龄减少，这应该与普通话的推广、北京母语者与移民间深刻和长期的社会和语言接触、以及移民群体数量上占优势等因素有关。

第七章考察社会和语言学因素对儿化音变体和使用规范的形成的制约。本章采用声学语音学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使用频次最高的儿化音节（ianr）的共振峰曲线，元音空间以及时长等方面。研究表明，首先，在研究语音变体时，除考虑音节结构对目标音段发音的影响外，语言学制约因素，词义和超音段成分（如声调），也应当纳入考虑范围。基于音段 ianr 所在儿化词的词汇意义和声调（本调和轻声）对它的影响，本研究把含有该音段的语料分为了三大类，即 OT, NT 和 NG。这三类儿化音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共振峰走势和元音空间模式：总体来看，共振峰走势上，OT 和 NT 均高起直下，NG 较为平缓；在元音空间图上，OT 类的跨度范围最大，NT 类次之，NG 类最小。其次，社会因素对三类儿化音段有不同的影响：（1）无卷舌音方言背景被试没有产出 NG 类的儿化音段；（2）共振峰走势上，非北京话母语者被试在自然语流中产出的儿化共振峰末尾有上翘的走势，体现出其在音节末尾时卷舌程度已经明显降低，而北京话母语者的依然保持不变；（3）元音空间模式上，非北京话母语者并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差异，而北京话母语者从老年组到年轻

组，三类元音的空间从互相基本重叠到清晰的类聚分层，这体现出不同年龄母语被试在三类儿化元音上运用了不同的舌位高度，并产生了不同的变体。

第八章回顾本论文各实验章节的主要发现，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本论文表明儿化音的使用及其社会语音规范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普通话（推广）、母语方言和归属认同感等多重的因素制约和影响。本论文运用社会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言语社团内部的成员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在语言态度上，一方面，北京话母语者和外来移民均对儿化的凸显性及移民对儿化的模仿有明确感知，但另一方面，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和庞大移民群体涌入的形势下，母语者和移民均将外来移民与社会阶层和社会上升移动趋势关联起来，并指出儿化学习的难度高、普通话的声望高和使用北京话的不必要性。在语言和语音的使用上，儿化本身作为北京话的一项重要特征，在北京话母语者内部正经历整体数量和使用类型数量减少的过程，但相比外来移民，北京话母语者依然产出整体数量、类型数量和变体数量最多的儿化词汇。总之，本论文研究了社会、态度和语言学因素对后现代城市语言的选择使用和语音规范规则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增进了我们对于其中机制的认识和理解。

